



蹇先任、贺捷生母女

蹇氏姐妹的长征情缘

文图 / 卢振国

但凡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她们在长征中的切身经历，各自都有一页与众不同的长征史，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险记，都有一首难以忘怀的抒情诗，都有一支生命与爱的进行曲。这史，这记，这诗，这曲，如同诸多乐器合奏而成的伟大长征交响乐，历久不息的红色经典之歌。蹇先任、蹇先佛姐妹在长征中生儿育女之事，及其平平安安胜利抵达陕北的艰辛经历，就是一支独具特色并富有传奇色彩的长征进行曲！

贺龙、肖克两位红军将领，在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笔下，乃是“一对生死朋友”。红二、六军团1934年10月会师后，这两位驰骋沙场的军团长，就“开始了他们之间密切而持久的合作”，并成为亲如手足的连襟。然而，有关贺龙、肖克夫人蹇先任、蹇先佛姐妹二人，却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这两位长征过来的女红军，她们当然不如贺、肖那样名扬四海，蜚声中外。之所以如此，乃是蹇氏姐妹的人生处世哲学使然，她们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归结于两个字：低调！

来自湖南慈利县城一个爱国开明人士家庭的蹇氏姐妹二人，在其姐妹兄弟中排行老二、老四，人称“蹇二姐”、“蹇四妹”。父母生养下五个子女，除蹇大姐外，蹇先任和大弟蹇先为、四妹蹇先佛、小弟蹇先超四人，都先后被送到长沙等地上学读书，在那风起云涌的火热年代，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这姐妹兄弟四人，后来都参加了红军，投身于武装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蹇二姐”先任，生于1909年农历闰二月十五，青少年时代，跟大弟蹇先为一起就读于长沙兑泽中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1927年成为中共党员。1928年春节前后，姐弟二人一起参加了石门南乡的年关暴动，后分别参加了地方游击队、暴动队。1929年8月，姐弟俩转入以贺龙为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蹇二姐这个“女才子”，从此成为湘西第一名女红军，先后担任文化教员、中共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文书科科长、机要秘书等职，红军指战员都称呼她“蹇先生”。当时，“蹇二姐”很快就跟贺龙结为夫妻，做了随军征战的马背夫人。大弟蹇先为，中共党员，先在中共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当宣传员，随军负责刷写标语和张贴布告，后在中共湘鄂边特委担任巡视员，经常深入各地巡视工作，调查了解情况。前任、先为姐弟二人，领头参加了红军，从此也就改变了以经营染坊、布店和杂货铺为业的蹇家门庭。

1934年12月，红二、六军团发动的湘西之战，连战皆捷，攻势凌厉。在进占桃源、围攻常德之后，于26日占领慈利县城。红军进城的当天，“蹇四妹”先佛和小弟蹇先超，就在“蹇二姐”和姐夫贺龙的热情欢迎下，参加到了红二军团的队列中。蹇先佛时年十八九岁，就读于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写得一手好字，又会画画，就留在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小弟蹇先超，年纪只有十四五岁，被分配到红军医院当看护员，随后被调到第四师卫生队当护士，亲临火线抢救、护理伤员。据说，蹇母对“蹇四妹”和小儿子先超特别宠爱，难舍这一对小姐弟，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于是也跟着红军一起行动，就近随军行军、宿营、吃饭，活动了数日。12月31日，

当红军由慈利西返大庸时，她老人家这才返回到了家中。母别子，子别母，母子匆匆离别！

1935年，红二、六军团在并肩作战、共同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艰苦岁月，经由贺龙和任弼时、陈琼英夫妇穿针引线，“蹇四妹”先佛与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结为终身伴侣。蹇氏姐妹二人，即成为红二、六军团长的妻子。贺、肖两位将军，从此成为“一担挑”。蹇氏姐妹的青春婚恋，堪称特定历史时期的美妙奇缘！

这是姐妹二人十分幸运的一面。不幸的是：蹇先为、蹇先超兄弟二人，都在浴血苦斗的战争岁月，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大弟蹇先为1932年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死于湘鄂西苏区，有人说他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也有人说他被叛徒杀害，还有人说他在“肃反”中被错误处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连当姐的蹇先任，对其大弟之死也说不清楚道不明白，解放后仍不禁这样感叹：“大弟先为牺牲的详情，我始终不得而知……”小弟蹇先超之死，那是在长征中翻越中甸雪山时，被活活冻死在雪山山顶上，蹇先任在《长征纪事》中回忆说：“不少人为了走路方便，在金沙江畔已把棉衣甩了，是穿着单衣翻越雪山的。在山顶上，我看到有的同志坐下休息



肖克、蹇先佛夫妇（左）与郭述申、许云夫妇合影

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有的同志在沟边喝雪水，手里还拿着碗，就停止了呼吸。我不禁为那些长眠在雪山顶上的同志嗟叹不已……”

据史料记载，红二军团第四师在翻越中甸雪山时，全师约百余人不幸牺牲。蹇先超就在其中。谁知当姐的蹇先任，当时却没有看到蹇先超的尸体，更不会想到小弟会被冻死。事后，还是第四师师长卢冬生讲了这一不幸事件，她才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悲痛到了极点……小弟蹇先超，他才16岁呀！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县出发长征时，蹇先任是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背着嗷嗷待哺的婴儿，踏上艰难坎坷的长征之路。女儿贺捷生，出生后才18天，手脚还缚在襁褓里，就被放在背篓里面，由妈妈背在背上行军赶路。背篓里面，底层堆放着必备的棉毯、尿布和衣物，婴儿不知所以地躺卧在上面，顶端还搭着一块棉布，藉以遮风蔽雨。贺龙不由逗趣地说：“白鹤有个滩头做宿营地，锦鸡有个山头做宿营地。这一路上，红军的宿营地就是两只铁脚板，我这小娃儿的宿营地，就是这背篓摇篮！”

被当做“宿营地”和“供给处”的背篓摇篮，务必依托在妈妈的背上，一路上摇摇，但不是摇到外婆桥，而是摇向那遥远的北方……

翻越中甸雪山时，女儿已满半岁，比起缚在襁褓中的月娃子好护理也好拉扯，可以抱在怀里或托在手上，但是爬雪山时，仍须将孩子放在背篓里面，才是万无一失的万全之策。假如抱在怀里，孩子是暖和多了，不怕冻着，但当妈妈的却难以迈步，不好行走，何况还要爬那冰山雪峰。为了不使孩子着凉受冻，蹇先任把两件毛衣全都裹在孩子身上，还给盖了个小棉毯，藉以保暖御寒。这样，她才用背篓背着女儿，拉着一名伤员

骑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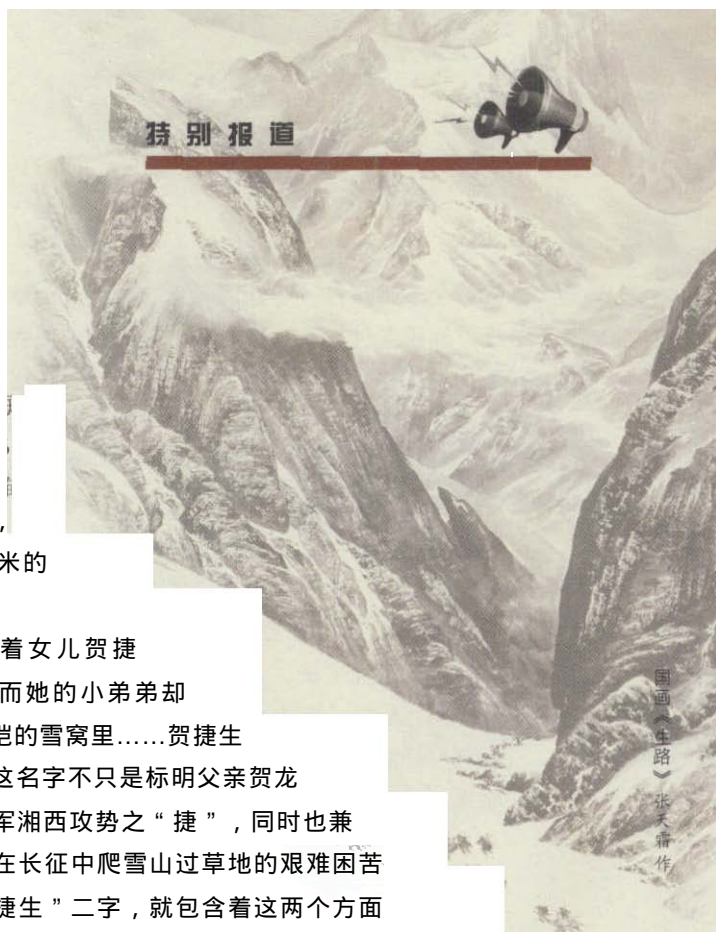
骡子尾

巴，沿着
先头部队踏
出的一条雪路，
翻过海拔5396米的
中甸雪山。

蹇先任背着女儿贺捷生过了雪山，而她的小弟弟却长眠在积雪皑皑的雪窝里……贺捷生啊“捷生”，这名字不只是标明父亲贺龙1935年11月麾军湘西攻势之“捷”，同时也兼有母亲蹇先任在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困苦而“生”。“捷生”二字，就包含着这两个方面的风霜雨露和亲情厚爱。数十年后，贺捷生曾戏称自己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小的红军，妈妈蹇先任却打趣地说：“你这不满周岁的小红军，差点没把我这长征老红军拖垮哟！”

长征中，红二、六军团同属于一支长征队伍，同在一个方向、一条路上行军作战，但却很少在一地集中驻扎或宿营。行军序列，两个军团大都分为前后两个梯队，相隔数十里路程循序前进。因此，分别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的“蹇二姐”和“蹇四妹”，一路上不但不能相遇，互相照顾，见都没有见过几回，更说不上在一起宿营或搭灶做饭了。自从长征出发以来，姐妹二人几乎处于隔离状态，根本就不可能携手行进，她们既没有会面的机遇，也没有休闲的间隙。长征本身就是艰苦征战，而不是游山玩水，可以随心所欲。

“蹇四妹”与肖克结婚后，就成为红六军团战斗序列中的一个兵，始终随同红六军团行动。她跟女红军李贞、陈琼英、戚元德等人，行军宿营大都在一起，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作为宣传员，她在长征中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刷写标语，画一些宣传画儿，藉以宣传和扩大红军的声





威。由于她写得一手好字，当时还负责刻蜡板，油印各种文件、布告和传单。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在《神灵之手》一书中，就曾记述了这位刻蜡板的女红军：“她沉默寡言，别人常常因为她不说话而嘲笑她。但她很能干，每天行军间隙，她都刻蜡板，同一个大约九岁的男孩儿，把成百张的蜡纸用油墨滚子一张张印出来，然后装订成书。繁忙时，他们一天要印几千份。”蹇先佛的行动表现，由此可见一斑。这位忙于刻蜡板、印文件、刷写标语、散发传单的红军女宣传员当时已身怀有孕，每天挺着个大肚子，坚持着随军行动……

1936年5月初，为便于沿途筹集给养，红二、六军团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北上。姐姐蹇先任随左纵队红二军团由中甸出发，沿金沙江东岸的得荣、巴塘、白玉向甘孜前进；妹妹蹇先佛随右纵队红六军团经由乡城、稻城、理塘、新龙北上甘孜。6月3日，蹇先佛随同先头部队、军团直属队，先头抵达理塘县境的甲洼寺，与罗炳辉率领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首先会师，并受到兄弟部队官兵和当地藏民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数日后，即沿着雅砻江继续北上，于22日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先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蹇先佛在普玉隆、甘海子两地休整了一些日子，藉以休养身体，同时也期待着姐姐很快到来。直到6月30日，作为左路纵队的红二军团，才抵达甘孜以西的绒坝岔，与当地驻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会合。7月2日，蹇氏姐妹二人才聚集甘孜，在两大主力红军欢庆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实现了姐妹俩一路上梦寐以求的久别重逢，极其幸运地相会在一起。长征中，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姐妹相会，姐儿俩那喜悦、兴奋、激动之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

就在这时，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以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政委关向应。缘于此，长征中一直分别行动的蹇氏姐妹，从此也就集中在一起，随同方面军总指挥部机关行动，朝夕相处，休戚与共，携手并进。她们从甘孜出发北上时，就开始穿越数百里荒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



贺龙元帅

做了母亲的蹇先任，经历过孕妇怀胎分娩的全过程，又饱受长征中哺育婴儿的劳苦艰辛，极其强烈的呵护之情油然而生。她看到妹妹挺着个大肚子，行走已很笨重，于是感到情况紧迫，即将面临着一场灾难性的阵痛！进入草地后，当姐姐的一面背着抱着八个月的女儿，一面形影不离地伴随着妹妹，于沿途给予关怀和照顾。红军过草地的艰苦情景，对于即将分娩的孕妇来说，如同在魔窟里打滚一般难熬，苦不堪言。作为过来人，蹇先任对于妹妹的一举一动，都特别予以注意，生怕发生什么意外。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孩子终于在红军过草地的危难关头降生于世。天苍苍，野茫茫，四周无遮无挡，没有一处可供产妇平安分娩的土屋或帐房。善于利用地形指挥作战的肖克将军，及时找到藏族牧民转场后遗弃的一处牛场废址，原地上留有一座船形炉灶和几堆倒塌的残墙断壁。于是，将军就叫他的警卫员就近挖了一些草皮，急急忙忙整修了一下，即当作产妇的产房。将军将这一处牛场遗址称之为“土堡”，故在孩子出生后，即取名“堡生”——草地“土堡”里出生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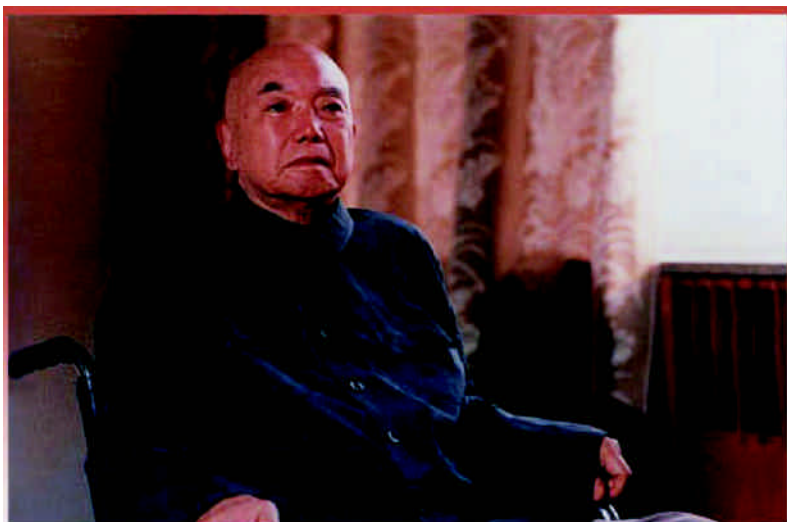


蹇氏姐妹在长征中生儿育女之事，尤其是妹妹在“土堡”里生孩子的艰难处境，虽说都不能称之为红军长征的“主旋律”，可也是一幅十分亮丽的长征风情画面，令人感叹的独特景观！

长征中三过草地的康克清，就是这历史一幕的见证人。1937年，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在延安采访康克清时，她如实相告：“肖克的妻子在长征途中几乎死于难产。她是在过草地时分娩的，生了个男孩，我们叫他‘草原的儿子’！”惊异好奇的尼姆·威尔斯，当时也曾恳请蹇氏姐妹“谈谈各自的生平，但是她们都谢绝了，也不同意为她们摄影”，女记者因而无奈地发出“为人所不解之谜”的感叹。事有凑巧，这位美国女记者1937年9月在由延安奔赴西安的途中，又跟康克清和肖克的妻子不期而遇，并一路同行，“肖克的妻子娟美秀丽，此刻，她带着传为佳话的在草地诞生的婴儿赶去西安，和即将出征的丈夫话别”。但她对于蹇氏姐妹的生平及其在长征中生儿育女的具体情节事例仍避而不谈。



蹇先佛女士



肖克将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减轻负担奔赴前线，蹇氏姐妹先后都把孩子寄托于人，送回湖南老家收养。令人惋惜的是：长得像铁蛋一般结实的“堡生”，被送回湖南老家后，却惨死在日军的炮火轰炸中。贺捷生虽说在湘西老家活了下来，度过了苦难的童年，但却落下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双腿走路歪歪扭扭的，身子骨又矮又瘦，好在解放后治疗及时，没有造成残疾。她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上世纪80年代调任总政治部编研室主任，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部副部长、部长。1992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蹇先任后跟贺龙脱离夫妻关系，但她一直认为前夫“是个气吞山河的人”。新中国成立后，蹇先任历任中共常德地委委员兼慈利县委书记、县长，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厅主任，中共武汉市纪委副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等职。蹇先佛解放后的最高职务是国务院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有趣的是：1982年9月，中共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蹇先任、蹇先佛同时当选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由于姓氏笔画繁多，姐妹二人的姓名排列最后，因此就更加引起社会各界的特别关注，但这姐妹仍是为世人“所不解之谜”！